

山村这半天

陈瑞春 著



山村这片天

陈瑞春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山村这片天

陈瑞春著.

-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4.5

ISBN 7-5360-4138-1

I. 山...

II. 陈...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69106 号

责任编辑:赵 琪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州天河兴发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 张 7.5

字 数 140,000 字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360-4138-1/I·3329

定 价 1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个发生在白梦村的故事。作者记叙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农户人家的命运和山村的变迁。

她读大学的理想破灭了,谁说前途无知已呢?

他是天之骄子,却落得……他在人生的荆途上苦苦跋涉,由壮实变为文弱、由多情变为专一,命运捉弄了他,但也厚待了他。

她为生存付出“性”吗?那她还养半死不活的儿子、冒着生命危险救人?她又去哪里了呢?

她说只要爱过,就无怨无悔。这是真的吗?

有一位文学家说过,世界上的大事往往简单明了,人生的琐碎事都需要许多细节才能解释。白梦村发生的“琐碎事”耐人寻味,让人怦然心动,结局却出人意外。正是:荣枯物理终难测,贵贱人生自不知。

本书洋溢着客家乡土气息,涉及了客家风物习俗,展现了客家男女坚韧乐观、勤劳善良的品格,大胆揭示了多情的客家妹子缠绵悱恻的愁绪与情结,同时对邪恶丑陋进行了无情鞭挞。

主要人物表

父亲、母亲(宗伯、宗伯母)的儿子:大联、二合、三起、四来;女儿:大琼、二琼、小琼。

二琼(二妹):渴望上大学,命运却安排她留在农村。

李文雄(牛雄马壮):在人生道路上苦苦跋涉的知识分子。

锦清:豁嘴儿子死后失踪。

伟华(细狗):二琼丈夫,当兵回乡后,夫妻在白梦岗开山种柚。

巧:她赞美爱情像山稔花。

父亲(宗伯):工人,在村中极有威望。

母亲(宗伯母):劳动模范、“英雄母亲”。

奶奶:她看不惯伯父的书呆样,赏识父亲童心未泯。

伯父:教师,文革时上吊。

伯母：脸上常挂着“苦瓜”。

大联：有颗聪明的脑袋，常替父母管束弟妹。

二合：劳动能手。

大琼：像奶奶和母亲一样勤俭持家。

小琼：长大后外出打工，后又回乡创业。

阿芬：二琼的小伙伴，对农家一切都感兴趣。

锦清妈：一个苦命的驼背女人。

陈仁和：伟华爷爷，衣锦还乡的华侨。

荣叔公：养鸭人。

潘伯韦：小琼的未婚夫。

赵矮子、猴头：造反派头目。

昌伯：卖豆韧糖的人。

荣叔婆、管叔婆等众叔婆。

.....

目 录

第一章 饥寒日子 山稔花偏偏开得如此娇艳

一、盐、咸菜、勺子	(3)
二、黑屋里的驼背老人	(8)
三、砑声、雨声、炮声	(13)
四、饿啊	(19)
五、山稔熟了	(25)
六、雨夜	(33)
七、复活	(37)
八、谈情说爱	(43)
九、窸窸窣窣	(47)
十、穷则思变	(51)
十一、文人	(55)
十二、青春年华	(60)
十三、夜空下	(65)

第二章 青春驿站 女人和女人怎么就不一样

十四、有油有肉	(73)
十五、牛斗	(78)

十六、生儿育女	(82)
十七、这人是北大生	(89)
十八、爱情像花	(94)
十九、家中乱了套	(100)
二十、剪不断,理还乱	(104)
二十一、赶圩	(108)

第三章 癡迷岁月 制造了几多生离与死别

二十二、城里来的女孩	(115)
二十三、飘落的蝴蝶结	(119)
二十四、嬉闹	(122)
二十五、少男少女	(127)
二十六、红袖章	(130)
二十七、岗上冒出坟	(135)
二十八、砖缝被封了	(139)
二十九、苦人失踪了	(142)
三十、印度归侨	(144)
三十一、“牛棚”	(147)
三十二、屋漏又遭连夜雨	(151)
三十三、大团圆	(154)
三十四、麻石桥下的悲剧	(158)

第四章 摇姿季节 爱情也色彩斑斓

三十五、高考	(163)
三十六、挫折	(166)

三十七、探望	(167)
三十八、相思闲愁	(170)
三十九、说嫁	(175)
四十、七个圆圆	(179)
四十一、外出打工	(182)
四十二、爱情是自私的	(187)
四十三、乱坟岗上	(192)
四十四、种柚	(196)
四十五、忧心如焚	(198)
四十六、两个当兵的人	(200)
四十七、外逃的人回村了	(203)
四十八、妹子——你在哪里	(209)
四十九、人生在这个故事里吗	(215)
五十、喜盈门	(218)
五十一、人要有点精神	(221)
五十二、应该笑	(225)
五十三、夜半山歌	(228)

第一章

饥寒日子

山稔花偏偏开得如此娇艳

爱情是一种秘密,它的生命只藏心灵深处。

——[法]巴尔扎克

一、盐、咸菜、勺子

六十年代某一天中午，初级生二琼挎着书包跑出屋准备上学去，不知是肚空还是嘴馋，又折回头。

三起站在天井的檐头边拿着一支竹棍在撩拨泥坑中如线的红虫。

母亲坐在横屋门坎上给小弟喂奶，她的眉头皱紧了，嘴咧扰成一个“O”，还倒吸着气。二琼猜母亲干瘪的奶子又没奶了让小弟咬得难受。她站在母亲膝盖边，看着她把小弟倒转头。小弟像饿狼一样张开小嘴又准又快含住了她另一个奶头，使劲吮吸了几下就“嘅嘅”有声了，还得意地用手搬起缩上前的脚。母亲的眉头松开了，嘴角又恢复了原来微微往上翘的模样，双眼皮下的杏眼放出柔和的光定定地看着他近似没发的头，还用粗糙的手去捋那几根黄发呢。她呆呆地看着母亲和小弟。“嘅嘅”声刺激着她的神经，她的味觉更加敏感了，嘴里涌出唾液，然后“咕咕”吞咽有声。母亲抬头看了她一眼，然后又低下头去看小弟。

“阿姆，我饿。”

母亲不假思索地说：“到地里拔一些野萝卜草心吧。一边走，一边吃。酸是酸，但可塞饱肚子。”

“不……”

“那怎么办?”

“我想……我想……”她难以启齿。

“说吧。”母亲鼓励她抬起头来。

“我想包一点盐头^①到学校去吃。”

母亲显然一愣。但随即又表示完全理解一样说：“那就去包一点吧，我还以为要和弟弟争奶吃呢。”母亲脸上露出一一点笑意来。

她迅速从母亲身边跨过门坎，走到厨房尽头水缸边。那里有一个盐罐。小半罐白花花的盐反射出亮光来，她伸出小手捡了最粗的几粒，放了一粒在嘴里，唾液又一次如泉水一样涌出来。其它的用废簿纸包了，抓在手心里。

她走出屋，来到门坪边，一阵飞机的轰鸣声由远而近。

碧空如洗，如棉絮的白云零零落落飘散在天际。银白耀眼的飞机飞过来了。她突然想起外婆讲过的：大表哥有次驾驶飞机经过家门，他说他看见外婆在禾坪晒谷呢。这故事启发了她。她昂起头，小手向飞机挥动着，口中念念有词：“飞机快停下来，乘带我到爷爷、叔叔那里吧。”

她的话，被抱着小弟站在门坎上目送她上学的母亲听到了：“呆妹子，飞机上的叔叔哪会听到?快上学去吧!”

她打开手里捏着的纸包，又拈了一粒盐头放在嘴里，然后飞也似地上学去了。

日子过得不紧不慢，二琼整天饿得头昏眼花去上学。

一天傍晚，在二十里路远读中学的大联跑得满头大汗

^①盐头：即是粗盐。

回来了。

“怎回来了？”母亲问。

“我……我的咸菜瓶打烂了，咸菜撒了一地。”大联焦急胆怯的声音。

“有没有捡起来？”母亲迫不及待地问。

“没有……地上都是泥沙。”

“泥沙怕什么，你们还不是吃带泥沙的东西长大的。”母亲责怪他。

“地上有同学吐的痰。”大联委屈地说。

“哦?! 只好再炒一瓶了。”母亲感到非常可惜。

“看有什么好吃的，让大联吃了，他还要赶回学校去。”父亲吩咐说。

大琼赶快到厨房张罗。

二琼和妹妹吮着手指看着满头大汗的大哥喝完一碗又一碗粥汤，他好像舍不得吃桌面上两条拇指般大的番薯。一会，大联把它推到两个妹妹面前。大琼过来马上把她们领开了。

大琼到天井的咸菜坛里抓出一把咸菜，屋里立即弥漫着咸菜的香味。她从厨房的水缸里舀出一盆水蹲在檐头边洗着咸菜。二琼和妹妹走过去蹲在她旁边，大琼听到她俩“咕咕”吞咽着口水，白了她们一眼。心里骂道：馋鬼。但她还是心软，掰下一小片咸菜心给两个妹分着吃了。

大琼把咸菜切了，就升起柴火来。油瓶没油了，她还是把它倒过来拼命摇晃，油瓶终于“不负有心人”，从里面滑下两滴来。咸菜下锅了，她把锅铲递过来让二琼翻动着。像每次炒

咸菜一样,还要往里加盐水。她起身到厨房拿盐了。

“喂!怎么罐里少盐了?”她在黑咕隆咚的厨房里叫喊。

二琼的心一缩。

“喂!怎么罐里少盐了?”她又重复一句。声音更大了。

二琼的心又一缩。

这时正好母亲挑着尿桶从里屋出来,她看了二琼一眼说:“拿到学校去,也吃不了那么多吧?”

二琼摇头。

母亲出门去了,身后飘过一阵尿臊味。

“啊?!包到学校去吃?不怕老师、同学笑话吗?”大琼讥讽地说。她把搅好的盐水往锅里倒,伸手要过二琼手里的锅铲又说:“不知丑,好吃不吃,吃盐头。”

二琼无语。

“家里哪有钱买盐。败家!”

.....

大琼叨着。

二琼好像不怕她似的,没走开,就一直站在她旁边,看着她把炒好的咸菜盛在海碗里。然后大琼又找瓶子。

二琼想上前拈咸菜,哪怕丁点。大联走过来,用刚吃完粥的汤匙舀了一点咸菜放在她嘴里。二琼感激地看了他一眼。

大琼从上廊的房间出来了,骂一句:“馋鬼。”

大联消失在暮色苍茫中的时候,一家人才吃饭,桌面上就半碗盐头、半碗咸菜,一盏煤油灯半明半暗。一会,一大锅番薯粥风卷残云般一扫而光。

这一顿，二琼吃得很慢，好像心里塞着棉花团一样，总感到一家人的目光都往自己身上溜，如芒刺在身。

大琼收碗筷时，二琼知道该发生的事情就在瞬间。父母为何不在吃饭前指责呢？免得吃饭不香心思。二琼正沉思。父亲把她叫去。父亲永远坐得端正，这时他干瘦的背坐得更直了，一双手搭在膝盖上。

“盐是吃了，还是……”父亲的语气总是那么温和。二琼松了口气。

“吃了。”她摆弄着衣角。

“不可能吃那么多吧。”父亲偏侧头看她。

二琼知道骗不了父亲，嗫嚅着说：“我……送……送了……给锦清了。锦清家比……我们苦，家里连盐都买不起。”

兄弟姐妹们围过来，这时连掉根针都听得见。

“锦清说她们家已有两个月没吃上盐了……她阿妈的脚肿成葫芦瓜似的……”

“哦？！做了好事！”父亲好像夸奖的声音。

二琼抬起头迎着父亲的目光说：“上次锦清欺负我，二哥把她按倒在泥水里打了一顿，我心里一直过意不去。”她用手背擦着泪说。

“说下去。”父亲给她打气。

“其实上次我也有错，我不应该骂她阿妈驼背。”

“送盐，算是补偿了？”

她点点头。

父亲“呵呵”笑了，堆起一脸的皱纹，眉头下弯，嘴

角上翘，可惜太瘦，不然像慈眉善目的弥勒大佛。一会，他的脸孔变得严肃起来，说：“我们尽可能做好事善事，但是拿东西出家门一定要征得父母同意……”

二、黑屋里的驼背老人

二琼跟着母亲走过用麻石铺成的小桥，向斜对面锦清家走去。

走进陈屋祠堂，从围屋的左边穿过巷子，向那一排低矮破败的泥砖房走去。无数只泥蜂“嗡嗡”地在泥墙壁上簇嘴大小的圆洞里进进出出忙乎着，檐下的沟中稀泥里涌动着千万条红虫，一群苍蝇叮在沟壁的脏物上。令人作呕。

锦清家到了，低小灰暗的门洞飘出一股难闻的臭味。等母女调好了视线，映入眼帘的是一双又肿又大的脚丫一动不动平平伸向门口。她俩吓了一跳，听到屋里锦清的应声，才跨进屋去。

锦清的家就只有一个房，里面睡房厨房都兼了。难怪味道难闻。

一进门的铺板上侧躺着锦清阿妈，脸向外背朝里，她说她快不行了，谢谢二琼给了她们家盐吃。她侧转头看着又黑又破的四方矮桌上的小碗说：“不……不要……要回去吧，留给锦清吃……她可怜……我走后……”她抹着泪